吉利根理论的思想来源

方红

(南京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7)

摘要: 本文试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世界上享有盛名的女性主义者和道德心理学家卡罗尔·吉利根(Carol Gilligan, 1936-)的思想来源。指出吉利根是在批判传统心理学,尤其是弗洛伊德、埃里克森、皮亚杰和科尔伯格关于道德发生发展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关爱道德取向,并对关爱道德取向的内涵作出了阐释,从对自我的理解、对关系的理解和对道德的理解三个方面探讨了关爱道德取向与公正道德取向的差异。

关键词: 吉利根; 公正道德; 关爱伦理学

像所有的理论家一样,吉利根的理论也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有其深刻的思想来源。它的产生不仅受到女性主义运动的影响,而且是在批判传统心理学的基础上产生的。

一 女性主义运动的影响

吉利根是关爱伦理学的奠基人之一,另一位是内尔·诺丁斯(Nel Noddings)。关爱伦理学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但它却是19世纪以来女性主义运动的产物。美国的女性主义运动开始于遭受不平等待遇的女废奴论者于1848年召开的首届女权大会,在20世纪初形成女性主义运动的第一次浪潮。第一次浪潮的先驱者把“男女生来是平等的”当作自己的口号,要求妇女在政治、经济、法律等一切领域的合法权利^[1]。1963年,美国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出版了《女性的奥秘》一书,宣称,女性的最高价值和惟一责任是实现女人的本性。她还指出,不管女人的本性与男人有多么不同,它绝不劣于男性。《女性的奥秘》一书被看作是第二次浪潮的丰碑,它极大地唤醒了麻木和困惑中的美国妇女。第二次浪潮中的女性主义者不仅力图从社会政治、经济等原因认识妇女的处境,她们还看到了妇女作为被压迫群体而承受的心理压迫,并试图从社会中寻找被压迫的根源。关爱伦理学就是第二次浪潮中的女性主义者提出来的伦理学理论,它向男性文化提出了质疑。

在第二次女性主义运动浪潮中,1973年,美国最高法院通过“罗诉韦德案(Roe V. Wade)",使流产合法化,并赋予妇女在流产问题上的决定权。这一事件是吉利根开始其研究的导火线。在最高法院使妇女的自我表达合法化,使她们的声音在负有生死责任的复杂关系问题上起着决定作用时,吉利根发现,许多妇女开始意识到一种妨碍自己讲话能力的内在声音的力量^[2]。正是在这种观察的基础上,吉利根把目光投向了女性道德心理发展这一全新的领域。

二 对传统心理学的批判

在借鉴和批判当代西方社会最有影响的几位心理学家关于道德发生发展理论的基础上,吉利根建构了自己的道德心理学思想。这些心理学家分别是弗洛伊德、埃里克森、皮亚杰和科尔伯格。

1. 弗洛伊德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8)是精神分析学的鼻祖,他扩充了心理学的潜意识视野,使心理学呈现出新的面貌。他围绕男孩在恋母情结高峰期的体验而建立的人格发展理论对道德理论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弗洛伊德曾把人的心理结构分为潜意识、前意识和意识。在他看来,潜意识是一切意识行动的基础和出发点,人类的一切行为都是潜意识演变的结果。在潜意识学说的基础上,弗洛伊德提出了人格结构理论,将人格结构分为伊底、自我和超我。在人格结构理论的基础上,弗洛伊德提出了人格发展理论。根据这一理论,他将人的人格发展分为五个阶段:①口腔阶段(0-18个月)。这是婴儿通过吮吸和接触母体而来的安适感参与和学习外部世界的阶段。②肛门阶段(18个月-3岁)。此时,儿童从学会控制生理排泄的过程中,认识到自己具有不断增长的控制自我和外部世界的力量,而且在与成人的关系中产生冲突和对抗。③生殖器阶段(3-6岁)。此时,儿童已经意识到男女生殖器的差异,性器官成为儿童获得快感的中心,他们通过与同性父母的竞争来争取异性父母的爱,男性具有恋母情结(或称俄狄浦斯情结),女孩具有恋父情结(或称爱勒克屈拉情结)。④潜伏阶段(7-12岁)。此时,儿童的性冲动处于休眠状态,他们将性的冲动升华为好奇的探险和对美感的追求。⑤从性成熟到终身。由于身体和性趋于成熟,青少年意识到男女之间的性关系,异性恋行为明显。

弗洛伊德的人格发展理论是建立在他的性心理发展理论基础之上的,因此,他的这一理论也被称为“性欲发展理论”。从弗洛伊德对人格发展阶段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儿童对性别的认同最早出现在生殖器阶段。也是从这一阶段开始,弗洛伊德才提到了女孩的道德发展。在生殖器阶段,男孩爱恋自己的母亲,对父亲则力求趋于一致。这时,男孩会产生一种与阴茎有关的特定焦虑,弗洛伊德称之为“阉割焦虑”,这是男孩由于恋母情结而害怕受到父母惩罚的焦虑。由于这种焦虑的存在,男孩的恋母情结会逐渐消失,而恋母情结的后继者—超我就会得以形成。于是,男孩会开始仿效父亲的男性行为,并将其行为规范、道德训练牢记于心。而对女孩,弗洛伊德认为,女性生来就被剥夺了果断地解除恋母情结的冲动。因此,妇女的超我(恋母情结的后继者)也作出让步:它绝不是“那么不屈不挠的,那么超出个人的,那么像我们在男性那里要求的那样摆脱了它的情感起源”^[3]。同时,弗洛伊德还指出,在生殖器阶段,当小女孩看到男孩的阳具与自己不同时,并不否认这一事实,而是会很容易地接受这一事实,并立刻对阳具产生嫉羨。这就是与男孩的阉割焦虑相对应的“阴茎嫉羨”。弗洛伊德认为,嫉羨在女性道德心理的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精神分析新论》中,他曾指出,妇女可能被认为缺少公正感,这种情况与嫉羨在其心理生活中的支配作用有关,因为对公正的要求就是对嫉羨的修正。在对差异即“对妇女来说伦理上正常的标准不同于男人”的考察中,弗洛伊德得出结论说,女“表现得不如男人那么具有公正感,对承受生活中重大紧急事件的准备差些,她们的判断更为通常地受到喜恶感的影响”^[4]。

在考察了弗洛伊德的理论后,吉利根得出结论说,理论上的问题却变成了妇女发展的问题,弗洛伊德“围绕着男孩在恋母情结高峰期建立起性别心理发展理论……在尝试把妇女框入自己的男性概念,看到妇女嫉妒她们所失去的东西后,开始意识到妇女在前恋母情结时期对母亲依恋的强度和持久性以及她们发展上的不同。妇女在发展上的这种不同导致在他看来发展失败”^[5]。她指出,“在勾勒人类发展的过程中,由于依照的是男性对生活的想象,弗洛伊德无法追溯女性在关系、道德或者明确的自我意识方面的发展,这一把自己的理论逻辑应用于女性体验上的困难使他最终把女性排除出去,把她们的关系说成像她们的性生活一样,是心理学上的黑暗的大陆”^[6]。但吉利根同时也看到,在把“与他人结合的驱动力描述为个体化发展的对手时,弗洛伊德暗示了一条为自己先前的解释所忽视的发展路线,一条并不是通过攻击性导致分离、而是通过差异导致相互依赖的路线”^[7]。正是在弗洛伊德的启示下,吉利根开创了道德心理发展的关爱理论。

2.埃里克森

埃里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 1902-1994)是美国当代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家,他最大的贡献是创立了以自我同一性为核心的、将人的生命周期分成八个阶段的人格发展渐成说,并以此修正了弗洛伊德的心理性欲渐成说,“用兼具潜意识和意识的自我潜能补充了潜意识的里比多力量;用个人和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代替了有机体与环境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性”^[8]。埃里克森的理论开阔了吉利根的研究思路,她曾承认说,“从E·埃里克森那里,我学到了人们的生活不能脱离历史,生活的历史与历史学、心理学、政治学根深蒂固地缠绕一起”^[9]。尽管如此,吉利根并没有忽视埃里克森理论中所存在的问题,而是对其进行了解和质疑。

埃里克森认为,人的一生是一个生命周期,可以划分为八个阶段,即:①信任感对怀疑感阶段(0-1岁);②自主性对羞怯或疑虑阶段(1-3岁);③主动性对内疚阶段(3-5岁);④勤奋对自卑阶段(5-12岁);⑤同一性对角色混乱阶段(12-20岁);⑥亲密对孤独阶段(20-24岁);⑦繁殖对停滞阶段(25-65岁);⑧自我整合对失望阶段(65岁以后)。这些阶段以不变的序列逐渐发展。人格发展的每一阶段都由一对冲突或两极对立组成,并形成一种危机。在每一阶段的特定任务中,危机的积极解决能够增强自我的力量,形成积极的品质;而危机的消极解决就会削弱自我的力量,形成消极的品质。埃里克森认为,每个人的人格品质都处于这两极之间的某一个点上,因此,教育的任务就是发展积极的品质,避免消极的品质。

埃里克森对女性的认同也进行了说明,在这方面他有两个重要的观点。第一,性别认同的生物决定论。他指出:“我是在说‘解剖就是命运’?是的,它是命运,因为它不仅决定心理学的功能和界限的范围和结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人格”^[10]。埃里克森区分了“外在空间”和“内在空间”,并认为,女性的躯体结构中蕴含着一个“内在空间”,她们命中注定要为某些男人生育后代,并因此具有生物的、心理的和伦理的义务照顾婴儿。他认为,女性在对身体的关怀中找到自己的认同,而男人在“外在空间”中发展自我。第二,女性是通过男性来认同自己的。埃里克森认为,女性的大部分认同在于她的吸引力,在步入成熟期的过程中,“她暂时搁置自己的认同,因为她准备去吸引男人,依据这个男人的名字她将被认识,依据这个男人的地位她将被定义,这个男人通过填补她的‘内在空间’,把她从空虚和孤独中拯救出来”^[11]。同弗洛伊德一样,埃里克森也认为女性有很多缺陷,“她们很难找到适当的词来表达那些对她们来说最现实、最敏锐的问题,她们似乎缺少天生智慧”^[12]。

吉利根在分析了埃里克森的理论后指出,尽管埃里克森观察到了性别差异,但他对生命周期各阶段的描述是保持不变的:认同先于亲密关系。吉利根分析了埃里克森对前四阶段危机的描述:虽然在新生儿期“信任感对怀疑感”的最初危机把发展固定在关系体验方面,但当时的任务显然是个体化。在第二阶段中,危机集中于“自主性对羞怯或疑虑”,这标志着蹒跚学步的儿童已经有了分离和行为意识。第三阶段“主动性对内疚”则标志着儿童在自主性方面的进步。继而,随着恋母情结时期神秘愿望不可避免的落空,儿童意识到为了与父母竞争,自己必须首先听从父母,并且学习把他们做的事情做得同样好,因此,在这一阶段,儿童的危机发展为“勤奋对自卑”^[13]。在吉利根看来,埃里克森描述的仅仅是男孩,虽然他在青春期发现了发展中的性别差异,但他仍旧继续以男性的认同定义生命周期的概念。

在吉利根看来,发展并不等同于分离,依恋也并不是发展的障碍,因此,她对埃里克森将发展等同于个体化、自主性的观点提出了质疑。最后,虽然吉利根强调关系在女性道德心理发展中的重要意义,但她并不赞同将女性的名字置于男性名字和地位之下的说法。

3. 皮亚杰

让·皮亚杰(Jean Piaget, 1896-1980)是瑞士著名的儿童心理学家、发生认识论的创始人。他是第一个系统地追踪研究儿童道德认知发展的心理学家。1928年,他出版了《儿童的道德判断》(英文版,1932年),该书是发展心理学研究儿童道德发展的里程碑。

在研究儿童的道德发展时,皮亚杰从儿童的游戏入手。在他看来,儿童的游戏构成了一种最好的社会制度。例如,孩子们玩的打弹子游戏就包括一个非常复杂的规则系统,即,有它本身的一套法则,一种裁判规程。皮亚杰还认为,一切道德都是一个包括有许多规则的系统,而一切道德的本质就在于个人学会去遵守这些法则^[14]。他把游戏看成是儿童在学校期间道德发展的关键环节,并认为,儿童就是通过游戏中的角色扮演,逐渐学会了通过他人的眼睛来看待自己,同时也学会了尊重规则,并逐渐地理解规则建立与变化的途径。

根据儿童对规则的理解和使用,皮亚杰将儿童的道德认知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前道德阶段(0-3岁)。皮亚杰认为,这一时期的儿童正处于前运算思维阶段,他们对问题的考虑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因此,这一阶段的道德规则还不是强制性的,儿童接受道德规则仅仅是因为觉得有趣,而并没有把规则当作必须遵守的义务。第二阶段:他律道德或道德实在论阶段(3-7岁)。这是比较低级的道德思维阶段。此时,道德规则被认为是神圣不可触犯的,儿童会产生一种遵守成人标准和服从成人规则的义务感。第三阶段:自律道德或道德主观主义阶段(7-12岁)。在这个时期的儿童看来,规则已不再是外在的法则,也不再由于它是成人所制定而成为不可改变的东西;他们认为,规则是自由决定的结果,因此必须尊重它们。而且,只要某种变化获得了全体的同意,儿童就可以改变这个规则。

皮亚杰认为,儿童道德认知发展是一个有规律、有顺序的过程,这一过程中存在着两种类型的道德—约束的或他律的道德和协作的或自律的道德。在说明从他律道德到自律道德的过渡中,皮亚杰采用了“公正”这一概念,因为在他看来,“公正”概念是所有概念中最具有理性的,它是协作的直接结果。公正感的发展所需要的只是儿童之间的互相尊重和团结。随着儿童间团结的增进,公正概念也将逐渐几乎完全自发地出现。

在研究中,皮亚杰发现,在整个儿童时期,男孩变得越发地执迷于对规则进行合理的解释以及裁决冲突时的程序公平,但他指出,女孩并没有表现出这种执迷。在对女孩游戏—寻人游戏的观察中,皮亚杰发现,女孩对待规则有更“实际”的态度,“只要游戏能够补偿这一规则,这个规则就是好的”。女孩对待规则的态度也更为宽容,更愿意破例,更容易接受创新。因此,皮亚杰认为,道德发展中必不可少的法律意识“在女孩身上的体现远不如男孩”^[15]。

由于女孩通过游戏发展起来的对他人情感的敏感和关切没有什么市场价值,甚至会对事业的成功构成障碍,所以,男性的发展模式被认为是更好的模式,因为它满足了现代社会成功的需要。但是,女孩道德认知的发展与男孩是不同的。吉利根认为,皮亚杰的理论观点是有偏见的,人类的道德发展并不仅仅包括男孩的道德发展。

4. 科尔伯格

劳伦斯·科尔伯格(Lawrence Kohlberg, 1927-1987)是美国当代著名的心理学家和教育家,也是现代道德认知发展学派巅峰时期的核心人物。科尔伯格提出的个体道德认知发展阶段理论及其道德教育的实践策略,对美国的学校道德教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世界道德教育界最权威的学术刊物《道德教育杂志》在悼念科尔伯格时写道:“他对道德发展和学校道德教育实践所作出的贡献是无与伦比的,在他数十年所致力的这些领域中,他超过了他同时代的所有人”^[16]。

沿着皮亚杰的思路,科尔伯格在 1955-1956 年到 1976-1977 年间对 72 个男孩(后来实际追踪研究的被试为 53 名)进行了潜心的细致研究,描述了道德发展的“公正”路线。在他看来,道德判断最基本或最核心的结构是公正原则的结构。他说:“每一个(道德)阶段的核心就是一个潜在的公正概念,每一个较高阶段就是更好地解决公正问题。而且,每个人都承认公正是一种结构,是一种团体或社会中的平衡或和谐的模式”^[17]。道德情境是观点和利益冲突的情境,而公正原则是解决这些冲突,并给予公正对待的原则。

在科尔伯格看来,个体道德的成长主要体现为道德判断的发展,而道德判断的发展主要集中于根据公正的道德原则对具体事件作出道德推理的能力的发展。这一过程分为三个水平六个阶段。水平一:前因循水平。处于这一水平的儿童,对文化的规则和标记中的善恶、是非观念十分敏感,但却是根据行为的实际后果或权利来解释标记的。包括两个阶段:惩罚和服从阶段和个人的工具主义目的与交换阶段。水平二:因循水平。处于这一水平的个体,已内化现行社会的规则,即认为规则是正确的,能顺从现行社会秩序,具有维护秩序的内在愿望,行为价值是以遵守规则的秩序为依据的。包括两个阶段:相互性的人际期望、人际关系与人际协调阶段和社会制度和良心维持阶段。水平三:后因循水平。处于这一水平的个体认为,道德决策取决于权利、价值或原则,这些必须是组成或创造这个社会的所有成员所赞同的,而这个社会又必须按公平和仁慈运作来设计。包括两个阶段:至上的权利、社会契约或功利阶段和普遍的伦理原则阶段^[18]。科尔伯格的“三水平六阶段”模型说明了个体对公正原则的认知过程,描述了道德发展的“公正”取向。

吉利根在分析科尔伯格的理论后,指出:“弗洛伊德对妇女公正感(把它看作在拒绝盲目公正方面作出让步)的批评,不仅再现于皮亚杰的著作中,而且也出现在科尔伯格的著作中。当皮亚杰对儿童的道德判断进行说明时,女孩是局外人,出于好奇,他把完全省去‘男孩’指标中的四个重要项目应用到女孩身上,因为‘孩子’被假定为是男性的,正是从这种研究中,科尔伯格得出了妇女简直不存在的理论……当以科尔伯格的标尺进行衡量时,在道德发展上似乎不足的人们当中首先就是妇女,她们的判断似乎停留在科尔伯格六阶段序列的第三阶段上。在这个阶段上,人们根据人际关系的概念来看待道德,善被等同于帮助他人和令人愉快”^[19]。

在吉利根看来,科尔伯格与弗洛伊德、埃里克森、皮亚杰犯了同样的错误,他们都把男性的道德发展当作人类的道德发展,忽视了女性自我与道德的不同建构,把女性在道德发展上的不同看作是发展上的失败。因此,吉利根指出,只有“当人们开始研究妇女并从她们的生活中得出其发展结构时,不同于弗洛伊德、皮亚杰或科尔伯格所描述的道德概念才初露端倪,并且宣告了一种不同的发展描述的出现。按照这个概念,道德问题来自冲突着的责任而不是竞争着的权利,解决道德问题需要情境的、以及描述性的思考方式,而不是形式的和抽象的思考方式。这一关系到关怀行为的道德概念围绕着对责任和关系的理解确立起道德发展的核心,正像公平的道德概念把道德发展同权利和准则联系起来一样”^[20]。正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吉利根批判地继承了科尔伯格的理论和方法,开始对女性道德心理的发展进行经验研究,得出一个不同的道德发展取向——“关爱”取向。

参考文献:

[1][6][7]肖巍.女性主义关爱伦理学[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63,88,89.

[2][3][4][5][9][11][13][15][19][20]卡罗尔·吉利根.不同的声音—心理学理论与妇女发展[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11-12,3,85,13,9,9,7,16,16-17.

[8][10][12]埃里克森.同一性:青少年与危机[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4,275,255.

[14]皮亚杰.儿童的道德判断[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4.236.

[16][17]郭本禹.道德认知发展与道德教育—科尔伯格的理论与实践[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9.1,86,101-104.

The Ideological Sources of Carol Gilligan

Fang Hong

(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Jiangsu Nanjing, 210097)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deological sources of Carol Gilligan , the world renowned feminist and moral psychologist, from psychological point view.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Gilligan raises the care moral orientation on the basis of criticizing traditional psychology, especially theory of moral development by Freud, Eriksson, Piaget and Kohlberg. Gilligan interpreted the connotation of care moral orientation form the self-understand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relationship and the understanding of moral. From the three aspects mentioned above, Gilligan probed the difference of care and justice moral orientation.

Keywords: Gilligan; morality of justice; care ethics;